

10

足坛“上海年”
收官大戏今晚开锣

Culture and Sport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新民演艺微信公众账号

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 总第 234 期 | 2017 年 11 月 19 日 / 星期日 责任编辑 / 张坚明 视觉设计 / 戚黎明 编辑邮箱: xmwhb@xmwb.com.cn

在传统大树上 催发新枝

——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回眸系列之二



新时代新气象

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在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发出耀目的光彩。以“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为主题的展览活动,展示了中国美术家们创作的系列神话主题连环画,追溯中华远古文化之根;中华传统戏曲板块凝聚着传统的文化基因,以当代艺人传承与创新并举的姿态,显示强大的文化自信。

传说 新笔墨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启动以来,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怀着对民族精神的敬畏之心,投入到创作中来。已完成的《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连环画集中了中国一流的画家,他们以颇具个人特色的笔墨,描绘出一个个神话故事: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盘古开天地……神话中原没有固定形象的人物,在新时代的传统笔墨中,以连环画的形式焕发出了新生命。

本届艺术节期间,文联展厅里,《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纪神话》主题创作成果展上,不仅展出了连环画,还有以此为主题的篆刻、书法等作品,每组展品形式不同,却体现着传统艺术之间同源同种、息息相关的民族之美、融合之美(见图1)。此外,木偶剧《创世补天》、儿童剧《炎帝三公主》等从相关神话中获得灵感的最新剧作也得到了展示。

传承 新生代

传承一向是戏曲界的一个重要课题。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戏曲演出不少都以不同方式着眼于传承,关注新生代的成长。浙江昆剧团昆曲《十五贯》曾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美誉,此次来上海演出,汇集了从15岁至78岁的五代昆曲演员(见图3)。

60多年前,《十五贯》一炮打响,浙昆“传字辈”的昆曲前辈无私地把它传授给了全国昆曲同行,当年曾受“传字辈”亲授、如今已年逾古稀的上海“昆大班”的计镇华这次也参加了演出,当晚参加演出的浙昆“万”字辈演员鲍晨则是计镇华的学生。因而这场演出可以说是戏曲艺术传承的一个范例。“寻找·蒋月泉——评弹专场”同样着眼于艺术传承,一台演出汇集数位演员,薪火相传的意味十分明显。

此外,扶青计划则为戏曲新生代提供了一个展示平台,昆曲《长安雪》的4位演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是上海昆剧团最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而越剧《再生·缘》则缘自于300年前女作家陈端生的弹词小说《再生缘》,由上海越剧院年轻一代演员重新解读演绎。这几年,艺术节的扶青计划为戏曲的新生代提供了与剧团常规创作演出不同的创作平台,在此平台上,年轻的戏曲人正在渐渐成长、成熟。



图1



图2



图3

传播 新手段

今年艺术节论坛特意设置了一场戏曲论坛,讨论的话题不是戏曲艺术本身,而是“戏曲艺术在当代的传播”。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谷好好在发言时表示:“戏曲艺术要实现创新发展,传承重要,传播更为重要。”如果说戏曲传承还“有章可循”的话,那么戏曲传播对于戏曲人来说则是一个新的课题。

京剧《大宅门》是今年艺术节戏曲板块的热门戏(见图2,记者胡晓芒摄),热门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改编自多年前的热播电视剧,还因为它在传播方面尝试了不少新的手段——邀请中国顶级的海报摄影师、时尚摄影师为演员定做时尚海报,还邀请90后非常喜欢的“好妹妹乐队”演唱主题曲,主创主演加盟各种综艺节目以增加曝光度。这样的传播方式使《大宅门》成了今年戏曲圈备受关注的一部作品。该剧之前在北京演出满场,在艺术节的两场演出上座率也非常高,且年轻观众占了很大比例。 本报记者 王剑虹 徐翌晟



考夫曼昨晚在演唱中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人物

“高音之王”注重内心

音域宽广、音色唯美、技巧纯熟,会多国语言且能量爆棚,凭借这些,约纳斯·考夫曼成了当今世界最红男高音,甚至有人将其称为多明戈之后的“世界男高音之王”。当被问及如何驾驭如此多的角色和唱段,考夫曼坦言:“就是不停地排练,反复地学习,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演绎”。

当然,演唱者和角色之间的内心共鸣也很重要,考夫曼说:“我不喜欢的作品或角色,我是不可能高质量地去完成的。”这些年,考夫曼先后演了《茶花女》《女人心》《卡门》《托斯卡》以及《安德烈·谢尼埃》和《奥泰罗》,以后还想深入挖掘《唐豪瑟》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考夫曼直言,这些作品中的角色都是与其内心吻合的,“有距离的角色,演一两次我就不会再演了,即便是喜欢的角色,重复两百多次也会产生审美疲劳。所以我会不断地在这些角色中切换,以使自己对角色保持一种新鲜感。”

歌剧之难不但在于演唱,也在于对角色的演绎,大多数时候,考夫曼是投入快、抽离也快的成熟型演员。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威尔第歌剧《奥泰罗》。走出《奥泰罗》,对考夫曼来说很难,“尤其是最后一幕,我感觉很黑暗,”即便在黑暗中感到恐惧、无措,考夫曼依然珍惜这份体验:“这是种真实的感受,它不是来自于角色,而是来自于自己。你所唱的每一个词,所表演的每一个动作,都应该属于你自己。歌唱是你进入角色最佳的方法,你只需要最自然地表现出来。”考夫曼的格言是:表演,就是要你活在剧中的情境之中,这样,你就不再需要去“表演”了。

颜值太高 徒增“烦恼”

长得太美的女明星们或多或少会有“不

当今世界最红男高音约纳斯·考夫曼昨晚携手上海交响乐团,带来了一场难度极高的音乐会。细看考夫曼定下的这套曲目,之前刚献演“馄饨皮”的好友女高音黛安娜·达姆劳忍不住惊呼:“这也太虐了!”因为其中每首咏叹调都可以说是男高音的试金石。

『最红男高音』考夫曼的成功秘诀:
我唱的每个词
都发自于内心

要只看我的脸,请肯定我的演技”的烦恼。声名显赫如考夫曼,也因高颜值而生过气。大约十年前,他出版第一张唱片时,就有很多非歌剧爱好者为他不远千里而来。从那时起,他就被无数次问及对“高颜值”的感受。

年轻的考夫曼最初很生气,他怒斥道:“为什么要谈论我的外表,而不是我的声音呢?”随着年岁渐长,阅历丰富,考夫曼慢慢接受了“长得帅”这一现实,偶尔还会幽默地“回敬”:“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乔治·克鲁尼一样凭外表完成自己职业生涯的。”

在考夫曼看来,歌剧的表演空间虽有限,但却能通过音乐实现浪漫幻想,“在古典的表演中,男女主角用不着脸贴脸地拥抱,也没有亲吻,甚至不需要看对方一眼,只是站在那里歌唱,就能让你相信爱情。”

崇拜偶像 保持个性

考夫曼也有自己的偶像,那就是普拉西多·多明戈。“我崇拜多明戈,他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一位全能男高音。”考夫曼最大的愿望就是,像多明戈那样什么角色都能演,但剧院经理却经常会阻挠这种尝试,他们劝说考夫曼,多明戈只是个特例,你要有自己的定位,可以唱多尼采蒂、贝利尼,稳稳地走在职业道路上。可考夫曼却说:“如果你们总是邀请我出演同样的剧目、同一个角色,那么我就不会回来了。如果你们还想请我来,就给我一出新剧目。”“抵抗”最终奏效,而考夫曼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考夫曼,也是在突破这些束缚之后。不过,他也很明白,偶像并非范本,不能照本宣科。“我见过很多人,对着唱片去模仿那些大歌唱家的演唱,包括帕瓦罗蒂、卡雷拉斯。不少人听了很多帕瓦罗蒂的唱片后,努力去学习帕瓦罗蒂的鼻音,这是一个错误。”考夫曼很清楚,要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圆满,不能一味模仿,必须找到自己的声音和表演风格。 本报记者 朱渊

艺术节两项活动昨颁奖

本报讯(记者 吴翔)昨天上午,本届艺术节“我和小鸟一起飞”中华古诗词创意绘画、沪语诵读征集活动的颁奖仪式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举行。同时,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教育“小鸟破壳计划”宣布启动。

中华古诗词创意绘画和沪语朗诵征集活动举办以来,全市有近千名中小學生报名参加,经专家评审,两项活动共评出了4个奖项,各有

10位学生获得了中华古诗词创意绘画“绘画创意奖”和“绘画人气奖”;中华古诗词沪语朗诵“沪语灵光奖”和“沪语人气奖”。来自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占获奖总人数的60%以上。

明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在艺术教育板块中推出全新品牌——“小鸟破壳计划”,举办更多适合不同年龄段学生参加的艺术教育活动,为孩子们开启“艺术之门”。